

大木坊

山脉·水脉·命脉

王正元 王革非◎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大木坊

山脉·水脉·命脉

王正元 王革非◎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木场——山脉·水脉·命脉/王正元, 王革非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136 - 1687 - 4

I. ①大…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0626 号

责任编辑 乔卫兵 方 雷

责任审读 霍宏涛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1687 - 4/I · 78

定 价 39.8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目 录

上部 大木场旧事
下部 大木场新事

山脉・水脉・命脉

大

山脉·水脉·命脉

上部

大木场旧事

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日本军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沙俄获取了不冻港旅顺，控制了东北地区。一九零零年，沙俄借助镇压义和团之机出兵占领东北全境，引起日、英、美的不满。

一九零四年二月，日本海军中将东乡平八郎率舰队偷袭了停泊在旅顺口的沙俄太平洋舰队。

为争夺在华利益，日俄在大连、旅顺、辽阳进行了一场血腥战争，这场战争使辽东人民深陷苦难，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战后的日本，加紧了对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

长白山的英雄儿女为保卫国家森林资源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在一九零四年夏到一九零六年秋那段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人们从四面八方为木材而来，争夺森林的各种活剧便在神秘的大森林里展开，每天都在进行。民国期间，长白山林区三教九流，故事无奇不有，那些为保卫森林与日本人争夺森林资源的斗争令人震撼。

长白山大森林风云莫测，每个人的命运与悲欢离合都随着木排在大江上的漂流而起伏跌宕。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流民历史，这是一曲悲怆恢宏的浩然长歌，国仇家恨事，白山黑水间。

历史的天空，群星灿烂。

历史虽已远去，然而在长白山历史的天空中，山脉、水脉和人们的命脉交织，森林、木场、木排、胡子、掠夺和斗争成为这段天空中一颗颗耀眼的星。

第一章



· 3 ·

一九零四年夏——一九一六年秋,长白山层峦叠嶂,林海莽莽,云雾升腾,气象万千。鸭绿江水汹涌澎湃,浪花追逐着浪花,雪白滚动着雪白。江面缓缓地漂流着木排。江上传来了雄浑、苍凉的放排号子。

长白山大森林,苍莽无际,广袤、磅礴、神奇。它孕育了鸭绿江、松花江与图们江三大水系,哺育了我国北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个了不起的绿色宝库。

一八七四年长白山大森林皇封开禁,涌进大批关内流民。时至民国,散兵流寇、军警商人、日军特工纷纷走进长白山大森林。于是,木帮雄浑的伐木号子、排工凄凉的放排歌谣、胡子的马蹄声声还有日本人的枪声混杂在一起,打破了长白山大森林的神秘和安宁。

越来越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为木材而来,争夺木材的各种活剧便在这神秘的大森林里展开,且每天都在进行。

森林守卫着疆土,养育着人类,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大森林,大山里人的命运和森林纠缠在一起。民国初期,长白山三教九流,故事无奇不有,那些为保卫森林与日本人争夺林木资源的斗争令人震撼。长白山大森林风云莫测,每个人的命运、悲欢离合、动人的爱情故事都随着木排在大江上的漂流而起起伏伏。

森林

长白山层峦叠嶂,林海莽莽,气象万千。长白山是辽、金王朝契丹族、女真族兴起之地,对其四时登祀。长白山是“兴国灵应王”、“开天弘圣帝”、“兴王之

上部

大木场旧事

大木场

山脉·水脉·命脉

· 4 ·

帝”。到了清代，满人把长白山视为“族源发祥地”、“皇家龙脉”。为保护龙脉，清王朝对长白山实以二百余年的皇家封禁，使长白山森林得以保护，成为气势磅礴、神秘、丰饶的绿色宝库。长白山森林资源极为丰富，有松、楸、曲柳等珍贵树木达160多种。清末，森林面积达358万亩，储林量达12亿立方米。一八七四年，清政府宣布长白山森林开禁，大批木材顺着鸭绿江、松花江两条黄金水道外运，长白山的木材贸易随之繁荣起来。

木场

一八七四年清政府宣布长白山森林皇封开禁之后，关内流民和木材商人进入了长白山林区，伴随着森林采伐和木材贸易的发展，长白山林区各地的木场应运而生，清末遗老、失意军官、乡绅财主、新兴资本等各种有钱人和外国资本都进入长白山林区办木场，经营木材。一九二四年，仅长白山腹地长白县就有木场二百多家。一九一九到一九二四这五年间，长白县每年伐木百万立方米，发木排10226张，销售白银八百万余两。一九二四年长白县就有伐木工人和排工两万多人。清末民国初，长白山木材贸易比较繁荣，许多木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财富。为了财富也就出现了木场与木场之间的合作与残酷竞争，日本人从中对中国人的木场进行收买并打压，中国人的木场苦苦挣扎。

木排

清末、民国年间，鸭绿江和松花江是长白山木材外运的两条黄金水道，当时排工们称鸭绿江为“南流水”，木材从今浑江望江楼起排，顺鸭绿江南下，百米长排，披风斩浪，经过九九八十八个哨口，南去安东，全长八百公里。松花江又被称为“北流水”，木材从今抚松县起排北去，途经“捎水洞”、“老恶河”等六六三十六个哨口，直抵江城老船厂（今吉林市）。一般情况下，木排一日能行数十里，每年五月到八月是跑排时间，一个夏天最多能跑三次。当时在长白山出现以很多以跑排为生的放排工人，因工作艰苦，人们称放排的工人为“水耗子”、“江驴子”。江上跑排极为危险，排工九死一生。每年散排、崩排、劫排之事常有发生，这两条水路上的排工死者无数。人死了，活着的排工便扎“河灯”、放“河灯”，以慰亡灵。

胡子

东北的土匪也叫“胡子”。从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到一九三一年日本对东北公然入侵，战乱连年，民不聊生，有些人走投无路，被逼上梁山，进山当了胡子。还有一些溃散的东北军、山林警察、地主武装、社会行帮也流入长白山，啸

聚山林。在白山黑水的林海雪原上,在三江平原的青纱帐里,在天苍地茫的草原上,到处回响着土匪的马蹄声和枪声,可谓胡子蜂起,“三人一匪”是当时东北匪情的写照。那时林区很乱,胡子势力很大。据学者曹保明调查发现,民国期间东北胡子有枪一百八十万条,相当于二十个军的装备。当时东北林区的胡子成分复杂,甲午海战战败后北洋水师近万名散兵流入长白山林区,其中有些人拉杆子,占山为王,当上了胡子。但他们的头目以军治匪,纪律严明,讲天地良心,还很爱国。出名的报号三江好胡子就是鸭绿江、松花江、图们江三江两岸的兄弟们联合起来,共同打鬼子的队伍。

掠夺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日本军国主义对美丽丰饶的长白山林木资源早已垂涎三尺。一九零四到一九零五年日俄辽东战争日本战胜,日、俄两国签定了《朴茨茅斯条约》,中国东北南部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战争硝烟还没散去,日本军方经济特工、商人、银行资本家就进入到长白山林区,对鸭绿江沿岸森林资源疯狂掠夺。为掠夺林业资源,从一九零五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成立了吉林林木同业组织四十八个,三井、和登、永信等八大银行先后介入其中。他们还成立了大和、三浦、藤蒲等六个商会,建立了吉林制材、丰材股份、华森制材、日东制材等十二个木材公司及阿川、两泽、伊藤、八原、山本及三吉等十四个木材厂。在日俄战争结束的第三年,日本人开办了鸭绿江采木公司。根据《朴茨茅斯条约》的《附约》规定,日本人只能在鸭绿江两岸200里内采伐,但日本人狮子大开口,野蛮抢占伐木区,大肆掠夺木材,他们把木材运往安东,再从安东转船运往日本本土。那时他们对鸭绿江沿岸森林资源的掠夺达90%。一九零五年(光绪三十一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北三省事宜条件》,日本木材输入每年达一亿三千万日元。

斗争

清末民国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对长白山森林掠夺极其疯狂,为保卫森林资源,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很激烈。一九零五年考入武汉武备学堂的沈光烈,次年入日本海军学校,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他归国后服役于海军,深感造船业对于壮大国力的重要性。他奔走于哈尔滨、沈阳并办起了东北造船所。为了支持民族工业,一些大木场向该造船所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木材。清末,江南望族林家在清末那场向东洋送留学生的热潮中,送杨涟去日本学习,杨涟回国后走进长白山从事木材业,同日本人争夺木材发展民族森工制材业,他呕心沥血、奋不顾身,拒绝了日本人的收买,为维护国家森林采伐带不被日本人侵占,他拼死

抗争。

当年长白山有一伙胡子，他们是甲午海战后流入长白山林区的散兵，他们曾占山为王，劫日本人的木排，袭击日本会馆，是一群爱国的“亡命之徒”。当时就有天津武备学堂的军人子弟进入长白山办木场，面对日本人各种“同业组织”、“会社”、“公司”竞争对手，他们艰难挣扎，为维护中国人的大木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清末、民国初年，长白山大森林里不乏有一批爱国的、正义的木帮、排工、木场的东家、占山为王的胡子及有文化的热血青年，他们的生活、斗争很传奇感人，很令人敬佩。在长白山大森林里，匪情、商情、亲情交织在一起，林脉、水脉、命脉纠结在一起，就像江水中漂流的木排起起伏伏使人感动。

冷水白山镇

冷水白山镇周围层峦叠嶂，林海莽莽，鸭绿江、松花江两条黄金水道从其身旁流过，大批木材从这里漂流到山外。冷水白山镇是一个美丽安静的地方，然而陆续有很多人为木材从四面八方涌来，已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的抬木号子声、胡子的马蹄声、抗日武装的枪炮混在了一起，破坏了这林区小镇的平静和安宁。



古城辽阳。

一九零四年，关东大地白雪皑皑，寒风呼啸，荒山丛林的树木仿佛都在寒风中颤抖。夕阳的一抹余辉给战火中的辽阳古城带来了灰暗的光亮。

辽阳古城浓烟笼罩上空，炮火纷飞。

城外日本军队和俄国军队在激烈交战，伴随着一声声炮弹的呼啸声，一座座房屋倒塌，断壁残垣的古城在隆隆的炮火和滚滚的浓烟中痛苦地颤抖。

炮火硝烟中，狭窄的街道一片狼藉，拥挤着，喊叫着逃难的人群。

在逼近的枪炮声中，杨氏镖局总镖头杨金彪焦急地在大堂走来走去，窗外片片火光把大堂映得通红，他不停地向窗外张望。

大堂的房门被突然撞开，杨涟、江龙蓬头垢面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进来，杨涟的一声“爹”还未及喊出，伴随着一声撕裂人心的爆炸声，墙上那块写有“辽阳杨氏镖局”的大匾轰然落下。

转瞬间，杨氏镖局燃起熊熊大火。

杨涟和江龙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满脸泥土，杨金彪被压在厚厚的大匾下已

是气若游丝，他艰难地说道：“快，快去日本，快走！”

杨金彪转瞬气绝。

大街上传来日本人的枪炮声，日本兵已开始进城。

冷水白山镇。

八年后的一个夜晚，公元一九一二年，长白山腹地——冷水，朦胧的月光下，群山逶迤，林木苍苍莽莽。

数匹黑骑在狭窄不平的山路上飞驰，马蹄下腾起一片雪雾。

又是数匹黑骑飞驰追去。

阵阵枪声。

后面的黑骑追赶着前面的黑骑，狂奔。

快马飞驰而去，渐渐消失在灰蒙蒙的夜色中，枪声平息，大森林在经历了这一短暂的激烈枪声后又恢复了既往的平静。

在这深山老林里，这两支马队从何而来，又去了哪里，为什么发生枪战，只有传说，这已成为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七天后，在黑风哨口客栈又发生了一场血战。在那天的暮色中，风越刮越大，雪越下越深，凄厉的寒风拍打着哨口客栈。人们看到门前的那棵老杨树

· 7 ·

下，血水染红了积雪，三十二具尸首横陈在雪地上。

据幸存下来的店老板说，那天晚上，他的店里来了好几伙人，有胡子，有日本人，还有大胡子俄国人，他们为抢夺什么东西打了起来，场面惨烈，至于是什么东西他也说不清楚。

哈尔滨。

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哈尔滨夜色美丽，宁静。

松花江水如练，树影婆娑，潮湿发黑的马路，欧洲风情的路灯，一男一女手扶栏杆，面对江水，从背景看出这是两个年轻人。

他们在用俄语轻声交谈，很神秘。

男：“怎么回事？”

女：“没有拿到。”

男：“为什么？”

女：“他们是有备而来。”

男：“他们？他们是谁？”

女：“好像是日本人。”

男：“东西现在在谁手里？”

上部
大木场旧事

女：“不知道。”

男：“不知道？”

女：“后来又冲进来几个人，骑马来的，好像是这一带的胡子。”

男：“有这个可能。任务很艰巨，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中国人也不会不管。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拿到手。我沙俄帝国同日本人的这场战争，已经受到重创，旅顺港的舰队被毁，大连二零三高地失守，辽阳会战失利，这预示着我们最终的失败很快就会到来。”

女：“这东西现在对我们还有意义吗？”

男子沉默了一下，继续说：“必须拿到。沙俄帝国的失利是暂时的，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将军指示我们，不能让日本人把长白山的林矿资源夺走，要组建我们的经济特工。”

女：“这就是我的使命？”

男：“是。日本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家，没有木材和钢铁，日本就没有了生机，就会被我们战胜。据可靠消息，日本军方已派出特工来长白山冷水寻找这张图，你的工作重点是在冷水白山镇崔家木场潜伏！你可明白？”

女：“我明白！”

男子鼓励地说：“你是身负重任的大俄帝国的谍报精英！你不要忘记你我在哈巴罗夫斯远东谍报中心的宣誓，你不要忘记你亲爱的男朋友阿列克夫还在彼得堡，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希望，你要努力完成任务，将来我会在哈尔滨圣玛丽教堂为你们举行隆重的婚礼。”

女：“是的，这点我清楚。”

男：“你要振作精神！”

女：“我会的。”

男：“再见。在你需要的时候，我们的人会出现。”

女：“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叫什么？”

男：“你没有必要知道我的名字，你只要记住自己的使命。”

女：“你很神秘，可是……”

男：“没有可是，只有必须！我会同你联系的。”

两人分手，这时才可以看清，男的是俄国人，女的是个漂亮的中国姑娘。

北平首府。

不算宽阔但尚算整齐街道，错落起伏的建筑，幽暗的路灯，树荫掩映下的政府大楼戒备森严，只有几个窗口亮着灯。

大楼门口，两名军警持枪而立。

泛着黑光的马路上一辆军用吉普车疾驰，车上坐着一名中年军官，举止神情透着干练。

军官在低头沉思：“这冷水白山镇地处长白山腹地，地处松花江和鸭绿江交汇处，这里山高林密，木材丰富，木材从松花江走排北上江城，从鸭绿江南下安东，这是两条黄金水道。今晚总理召见，莫不是为了那份长白山林矿资源图？”

吉普车在政府大楼前停下，接受检查后驶进首府大院。

年轻军官健步上楼，幽暗的走廊里响起了皮鞋踏在砖地上发出的有节奏的脚步声。一间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一名年轻的军官迎着脚步声走了过来，在走廊里，两人相对而行，渐渐走近，相视点头致意后，两人一同朝走廊另一端走去，拐过一个墙角，他们走入另一道走廊。在灯光幽暗、有些阴森的长廊里，穿着皮鞋的脚在移动，始终都响着有节奏的脚步声，两人从楼内缓步走出。

一个微胖的军官亲切地拍了拍这位年轻军官的肩膀，期待并微笑着说：“光烈，总理期待你的成功。”两人握手告别，沈光烈转身进入吉普车，飞驰而去。

吉普车。

大雨倾盆。

沈光烈在车中低头沉思，耳畔不时回响着总理的嘱托：“长白山林矿资源分布图属于政府经济机密，我们派出的测绘组人员被杀，图落在什么人手里目前还不清楚。据可靠情报，这图可能落在俄国特工手中，但后来被长白山一带的胡子夺走，现在图在胡子手中还是日本人手中不得而知。目前，俄国人、日本人、我们的人还有长白山一带的胡子都在夺这个图。你此行的任务不是夺图，而是去江城督办军械厂造枪炮。你要尽最大可能收取白山镇林家大木场的圆木。必要时，可给林家木场以帮助。你不要辜负政府的重托，马上赶往江城……”

吉普车在雨中急速行驶。

北风岑山寨。

数十间木楞房舍掩映在树林中，歪歪斜斜的木栅栏混着石墙把北风岑围起来。

北风岑龙虎厅内，大当家侯北风、二当家何三儿正在议事。这时外面传来喊声：“报——”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气喘吁吁地进来：“报告！大当家的，我回来了。”

侯北风：“怎么样？”

小头目：“一切都打探清楚，是俄国人劫走那东西的，他们向东而去，奔向黑

风哨口,可能要住在哨口客栈,货就在他们手里。”

侯北风:“是否准确?”

小头目:“准了!”

侯北风:“货在他们手里?”

匪兵:“在他们手里。”

密室。

灯光幽暗,从室内装饰可以看出这是日本人的会所。两名日本人,横田将军和平尾武夫隔桌而坐,两人表情严肃,室内气氛森严。

横田闭着双眼。

平尾武夫一副期待倾听的神情。

一个浓妆艳抹的日本艺妓跪着把青酒送上,又跪着退了出去。

过了良久,紧闭双眼的横田终于睁开眼睛,长长吁了一口气:“战争,不是目的,而是夺取利益、财富的手段,忽视资源占有的战争是没有意义的。”

平尾点头:“是。”

横田:“我们虽然在旅顺、大连、辽阳击败了俄国人,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要对长白山林矿资源心中有数。这份长白山林矿资源图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我们需要长白山林矿资源。我们和俄国人的这场战争,付出了血的代价。战争是获取资源的手段,我们和俄国人开战就是为了获取东北更多的资源。据我们的情报,民国政府的这份林矿资源图落在了俄国人手中,但后来被胡子在黑风哨口劫走。总部来电说,胡子要将这份图送到民国政府那里,明天深夜他们走冷水白山镇,你带人去把图夺回来。”

平尾起身:“是。”

横田:“你坐下。那年冬天,你父亲和我带人在长白山辗转了四个月,历尽辛苦,得到了这套长白山林矿资源分布图。正当我们归来的时候,在那个叫冷水沟的地方遭到了俄国人的袭击。那是一支从天而降的马队,你父亲平尾大佐战死,我侥幸逃了出来。”

横田突然睁大双眼,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动着:“你记住,他们是俄国人!”

屋内陷入沉静。

横田闭上了眼睛,不语。

平尾静静地,一副恭敬、期待的神情。

紧闭双眼的横田潸然泪下,继而猛地举起酒杯:“平尾君,我是你父亲的朋友,想起他,想起我们丢失的图,我就心里难受。”横田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泪流

满面：“喝下去，这次派你去白山镇总部有特殊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件事关系重大，你的明白？不论成功与否，你都要在冷水白山镇潜伏下来，一定要把那些宝贵的资料找回来！你记住，你的身份是商人，你要同支那人做买卖，你还要弄到木材。你的任务很艰巨，你的明白？”

平尾：“明白！为了帝国，万死不辞！”

横田：“平尾君，在长白山冷水，有我们的人，他是支那人，他在我们东京本部受过良好的训练，会讲日语，必要时他会帮助你的。”

横田招手示意平尾将头伸过来，横田对平尾耳语了一阵，两人哈哈大笑。

横田：“火速出发！”

平尾：“嗨。”

白山镇外。

一九一二年十月的一个夜晚，冷水白山镇城南山枪声大作，北风岑胡子候北风的马队和日本人打了起来。胡子遭遇日本人的埋伏，胡子虽然彪悍，但日本人人多，仗打得激烈，双方损失都很大。林矿资源图最终被日本人抢走，候北风身负重伤，单身独骑侥幸逃走。

冷水白山镇警署警长刘胖子身兼森林警察大队长，他带着几十名警察赶到，但双方彪悍，打得实在是激烈，他看傻了眼，竟“插不上手”。刘胖子警长只是在双方枪声稀疏的时候才指挥他的人放了一顿枪，没敢深入便撤了回来，明天冷水白山镇大户林家大木场要娶儿媳，他不能不光临。



山野。

秋风萧瑟，天色阴沉，秋天的辽东大地景象凄凉。

在弯曲的山路上，一队披红带彩的迎亲队伍，簇拥着花轿吹吹打打远远走来。

新郎官杨涟英姿勃勃，神采奕奕，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花轿旁，满脸幸福，他的兄弟江龙挎着盒子炮走在队伍的后边。

花轿里的新娘夏娇月从轿里探出头来，掀起红盖头好奇地张望着，满脸喜悦。

夏娇月长得十分漂亮，杨涟看着花轿，两人喜悦的目光碰在一起，娇月作了个鬼脸，两个人都笑了。

江龙跑前跑后地吆喝着：“把喇叭给我吹响点！使劲吹！老爷有赏！”这支迎亲队伍在鼓乐声中行进，给这荒野平添了少有的色彩和欢乐。

白山镇。

江岸青山逶迤，树木掩映着冷水白山镇这个宁静偏僻的小镇。

狭窄整洁的街道，拥挤着杂乱的店铺门面：药店、豆腐坊、酒馆、剃头铺，百草大药房和花布衫客栈两个牌子最为醒目。

街上，打着赤脚匆匆行走的木帮汉子，唱莲花落的乞丐，穿着长袍马褂的先生，穿西服的男人，穿旗袍的女人混杂在一起。

一位打扮得花枝招展、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外号叫花布衫的女人在高声拉客：“过往客官住店了！屋里干净暖和，吃啥有啥，热汤热水……”

百草大药房老板人称那贝勒正从屋里出来泼水，花布衫主动上前打招呼：“我说那贝勒，老林头的干儿子这几天要办喜事，你听说没有？”

那贝勒笑道：“听说了。你这耳朵还挺长的！咋样，去喝喜酒吧？”

花布衫：“那当然。”

那贝勒：“你是属穆桂英的，阵阵拉不下。”

花布衫神秘地说：“我听说林老爷的干儿子杨涟这小子要娶的这位姑娘姓夏，也是一同留洋回来的，听说林老爷同意得很勉强。二十年前，好像他家同老崔家大小姐崔西蕾定了亲，这会儿怕是老崔家要找麻烦。”

那贝勒笑道：“这事儿我知道，两家当年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婚约，不会有什么麻烦的，你这小喇叭就别到处吹了！”

花布衫客栈。

花布衫客栈内有一个大房间，是花布衫开的一个小赌场。此时这里乌烟瘴气，警长刘胖子、林家大木场二当家二爷林简、崔家大木场二公子崔二贵，还有一个赌客玩儿兴正浓。林简无意中说起他家大哥干儿子杨涟从日本留学回来，过两天就要给杨涟办婚事，那姑娘是白山镇老中医夏家的大小姐。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崔二贵把牌一推，张口就骂林简：“你们老林家真他妈不是人，你们家不是早就同意和我姐结婚了吗，怎么说悔婚就悔婚？”

二爷并不买账：“咋的？人俩儿是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是自由恋爱，般配着呢！你操哪门子心？你管得着吗？”二人你来我往，火药味渐浓。

听见屋里的吵闹声，花布衫连忙进屋劝阻……

林府大院。

沿着冷水白山镇不太宽阔的街道往南走,是全镇最出名的林家木场。在木场里,一垛垛高耸入云的木垛甚是壮观。靠近木场的是林府大院,朱漆大门,门前两座石狮甚是威武。再看里面树木参天,飞檐重叠,青砖铺路,一尘不染,墙内的树枝伸到墙外摇曳。此时的林府已是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从院内飘出了欢快的鼓乐声。

林爷干儿子杨涟从东洋留学回来娶白山镇富户夏老爷千金夏娇月,这在小镇上算是特大喜讯了,大伙说着吉庆的话,赞美着这对留洋学生的结亲,林府大院喜气洋洋。大院里来了很多客人,有镇百草药堂的那贝勒、赵家木场东家赵通明、车家木场的东家车千里……热闹非凡。

林老爷笑容可掬地抱拳迎客。

大管家老郭正指挥着家人忙活着:“快点!快点!快把饭桌先摆好。还有那酒,对了,酒坛子放这儿!对,就放这儿!”

家丁肖虎带领一帮喇叭匠摇头晃脑,吹得神采飞扬。阵阵拉不下的花布衫跑前跑后帮着忙活着,那贝勒看着花布衫的样子直想笑,林家大院一片迎接新娘子到来的喜庆和忙碌景象。

林府大厅。

冷水白山镇警察局刘胖子警长人未到,声音却先到:“林爷,恭喜了!”刘警长的到来使林府大院的氛围变得更加隆重起来。

林府大院宾客都喜气洋洋地等待着迎亲队伍的归来,林家的三位漂亮女儿林柳芳、林柳香还有香琪在院里帮着摆桌,准备着宴席。林爷抱拳迎接着往来宾客,几个林场的东家也都满脸堆笑上前寒暄。

不时有人问起昨晚城外的枪声是怎么回事儿,刘胖子警长洋洋得意地:“各位放心,昨晚是胡子闹事,我把他们给撵跑了!”大伙纷纷称赞刘警长劳苦功高。林爷将刘胖子警长让到客厅,香琪姑娘倒茶,林爷单独和刘警长叙话。

刘胖子神秘地对林爷说:“昨晚是日本人和胡子候北风打起来了,这仗打得那个激烈啊!据说是日本人抢了候北风的一份林矿资源分布图,听说这图非常重要。”刘胖子似乎是深有感触:“我这个局长真是太难当了,日夜为民操劳,太辛苦!”

刘胖子劝林爷:“林爷,您可要格外的小心啊,这日本人一掺和,日子就更不安宁了。”刘胖子还向林爷透露:“我还听说北风号的胡子可不是简单的胡子,他们专打日本鬼子,后面好像有北平政府方面的人支持。”

刘胖子一番话说得林爷很不安,他心里何尝不明白,这又是匪,又是日本人的,乱世之中,他的木场生意就更难了。林爷无语,只有苦笑的份儿。